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 年少一語，餘生修行

李笑華

真正的成長，從不是瞬間的醍醐灌頂，而是一件細碎舊事的溫柔點醒。歲月漫卷，多數童年記憶早已模糊消散，唯有小學那場省級演講選拔的往事，始終清晰地鑄刻在心底。年少時一句輕率的脫口之語，如一枚小小的石子，落入歲月長河，漾開經久不息的漣漪，讓我讀懂了人生最樸素的教養：出言有分寸，待人以溫度，處事留體面。

小學時，我擔任班級班長，年少好強，滿心都是集體的榮譽與輸贏。那時的我心性執拗、眼界狹隘，凡事只求盡善盡美，一心想為班級爭得榮光，卻未曾懂得體諒他人的不易。恰逢省裡舉辦小學生演講比賽，名額稀缺，備受全校關注，老師將班級初選的組織工作托付於我，讓我協助篩選參賽人選。彼時的我，滿心功利，眼裡只有勝負得失，全然不懂溫柔與包容。

班裡有一位性格文靜的男生，平日裡沉默寡言、溫和內斂。他做事踏實認真，字跡清秀工整，每一次作業都完成得一絲

不苟，唯獨天生略帶口吃。日常輕聲交談尚且平穩，可一旦當眾發言、心緒緊張，說話便會磕絆卡頓。但他從未因自身缺憾自卑怯懦，始終默默深耕自己，安靜努力、踏實向上。

所有人都未曾預料到，素來靦腆的他，竟鼓起莫大的勇氣，主動報名參加了這場競爭激烈的省級演講選拔。這份突破自我的勇敢，本該被溫柔善待，卻被年少淺薄的我肆意辜負。

初選前的課間，同學們圍在一起熱烈討論參選名單，氛圍熱鬧喧囂。我看著手中的報名表，瞥見他的名字，未經思索，便憑著孩童直白且狹隘的心思，隨口對眾人說道：「他說話總是結巴，班級發言都不順暢，怎麼能去省裡比賽，別給班級拖後腿，開笑話了。」

話語輕飄飄落地，我並無半分惡意，只覺得是實話實說、為集體考量。可話音落下的瞬間，週遭的喧鬧驟然消散，空氣瞬間陷入寂靜。我餘光不經意掃過他，只見他整個人猛地僵在原地，原本微微挺直

的脊背瞬間頹然塌下。他雙手緊緊攥著熬夜認真謄寫的演講稿，用力到將紙頁邊角捏得褶皺不堪，白皙的臉頰瞬間漲得通紅，又漸漸褪去，變得蒼白無力。他始終深深垂著頭，一言不發，默默承受著眾人的目光和我突如其來的難堪，沒有辯解，沒有爭執，那份隱忍的窘迫，比任何淚水都更令人揪心。

彼時的我，依舊毫無察覺，甚至暗自篤定，自己是堅守原則、顧全大局，絲毫沒有意識到言語的鋒利，早已深深刺傷了一顆純粹勇敢的心。

放學後，老師特意將我留下。她沒有嚴厲斥責、苛責批評，只是語氣溫和地與我談心，輕柔的話語卻字字入心、直擊心底：「你身為班長，想要為班級爭取榮譽沒有錯，但比起輸贏，善待同伴更重要。敢於衝破膽怯、主動站上舞台，這份勇氣本身就無比珍貴。你一句隨口的評判，否定的不只是他的參賽資格，更是他積攢了許久的熱愛與底氣。真正的集體榮光，從不是贏盡所有體面，而是懂得包容缺憾、

溫柔善待每一個同伴。」

老師的一番話，如春日細雨，溫柔沖刷掉我年少的張揚與狹隘。我佇立原地，滿心愧疚與羞赧，瞬間看清了自己的淺薄與刻薄。我用極致完美的標準苛求他人，以無心的直言肆意評判，狠狠擊碎了一個少年小心翼翼的自尊與熱愛。

這件事沒有轟轟烈烈的結局，我始終未曾鼓起勇氣鄭重道歉，他也從未對此耿耿於懷、心生怨懟。可那份淺淺的愧疚，從此扎根心底，成為我年少最深刻的印記。

歲月流轉，年歲漸長，歷經世事、遇見百態人心，我慢慢褪去了年少的魯莽張揚，養成了謹言慎行的性子。與人相處時，我再也不會隨意評判他人的缺憾，不會輕易否定別人的努力，更不會在眾人面前，讓任何人陷入難堪與窘迫。

我終於深刻明白，口無遮攔從來不是坦率直白，而是修養的缺失；直言不諱未必是真誠，實則是格局的狹隘。世人皆有軟肋，人人皆有缺憾，眾生皆值得溫柔以待。

那場年少的輕率失語，是我受益一生的成長必修課。往後餘生，我始終心懷悲憫與溫柔，出言有度、待人有情，不揭人短、不傷人尊，以柔軟之心處世，以分寸之心待人。

這份童年的教誨，終將伴我歲歲成長，溫暖前行。

## 人間最美是初夏

陳曉雲

四季更迭，各有其獨特的韻味。在我心中，人間最美是初夏。當春天的腳步漸漸遠去，初夏帶著她特有的溫柔與熱情，輕盈地走來。

田野裡，一片蔥蘢的綠色映入眼簾。小麥在微風中輕輕搖曳，像是一群歡快的舞者，展示著生命的律動。它們的穗子已經開始飽滿，預示著豐收的喜悅即將到來。油菜籽也成熟了，飽滿的莢果掛滿了枝頭，等待著農民們的收割。田埂上，不知名的野花競相開放，紅的、黃的、紫的，五彩斑斕，像是給大地鋪上了一層絢麗的花毯。蜜蜂和蝴蝶在花叢中穿梭忙碌，它們是大自然的精靈，為這片田野增添了無限的生機與活力。

河邊，垂柳依依，柔軟的枝條隨風飄動，像是少女的長髮在風中輕舞。河水清澈見底，魚兒在水中自由自在地遊弋。偶爾，一隻白鷺從水面上掠過，留下一道優美的弧線。河水在陽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，閃爍著金色的光芒。岸邊的蘆葦叢中，不時傳來陣陣蛙鳴，那是初夏的樂章，是大自然的交響樂。

初夏的山林，更是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。樹木鬱鬱蔥蔥，枝葉繁茂，形成了一片綠色的海洋。鳥兒在枝頭歡快地歌唱，它們用清脆的歌聲訴說著對初夏的喜愛。漫步在山林中，呼吸著清新的空氣，感受著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在身上的溫暖，彷彿置身於一個世外桃源。地上鋪滿了厚厚的落葉，踩上去沙沙作響，像是在演奏一首動聽的樂曲。草叢中，各種不知名的小蟲子在穿梭忙碌，它們是山林的居民，為這片山林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。

初夏的夜晚，是寧靜而美好的。當夜幕降臨，星星點點的燈光點綴著整個城市。月亮高高地掛在天空，灑下銀白的光輝。微風輕輕拂過，帶來了一絲涼爽。人們紛紛走出家門，享受著這夏夜的寧靜與美好。公園裡，老人們坐在長椅上聊天，孩子們在草地上嬉戲玩耍。街道上，行人來來往往，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。此時，一切都顯得那麼和諧與安詳。

在初夏，還有一種獨特的美食，那就是楊梅。當楊梅成熟的時候，漫山遍野都是紅彤彤的果實，像是一個個小巧玲瓏的燈籠。楊梅的味道酸酸甜甜，讓人回味無窮。擠上一顆放入口中，輕輕一咬，那酸酸的汁水便在口中四溢開來，讓人陶醉其中。除了楊梅，還有櫻桃、枇杷等水果也在這個季節成熟，它們為人們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甜蜜與美味。

初夏，也是一個充滿希望與夢想的季節。對於學生們來說，這是一個緊張而又充實的時期。他們在為即將到來的考試而努力學習，為自己的未來打下堅實的基礎。對於農民們來說，這是一個忙碌而又充滿希望的季節。他們在田間地頭辛勤勞作，期待著豐收的到來。對於創業者來說，這是一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季節。他們在市場的浪潮中拚搏奮鬥，追逐著自己的夢想。

然而，初夏的美不僅僅在於它的自然景觀和美食，更在於它所蘊含的精神內涵。初夏象徵著生命的成長與綻放，它告訴我們，只要我們努力奮鬥，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。它也讓我們懂得，在生活中，我們要珍惜每一個美好的瞬間，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賜。

初夏，如同一杯香醇的美酒，讓人陶醉；如同一首優美的詩歌，讓人回味無窮；如同一幅絢麗的畫卷，讓人賞心悅目。在這個美好的季節裡，讓我們放下手中的忙碌，走進大自然的懷抱，去感受初夏的美，去擁抱生命的希望。讓我們在初夏的微風中，放飛自己的夢想，向著未來奮勇前行。

人間最美是初夏，它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一份珍貴禮物。讓我們用心去感受這份美好，讓這份美好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。

## 與一座山共振

吳海貝

我總疑心，在人的軀殼深處，也盤踞著一座山。平原上住得久了，那山便日漸低矮、柔順，終至被文明的土壤淤平。直到車子在暮色時分，一頭扎進黔東南那望不到邊際的墨綠，那沉睡的山，才忽然在臟腑深處甦醒。

路不見盡頭，逶迤在山的肌理。車窗外，是無窮變幻卻又亙古如一的綠，濃得深不見底。山壁劈面而立，露出赭紅或鐵灰的巖骨，提醒你在這豐腴的綠意下，是何等堅硬的基盤。同行的人漸漸都噤了聲，癡癡地望向那片流動的綠色。我恍惚覺得，我們正被這頭名為「苗嶺」的巨獸，緩緩嚥入腹中。

抵達反排已是深夜。村口燈光下，隱約幾幢木樓，簷角如鳥翼般挑起。借宿的人家是一幢三層木樓，堂屋中央的火塘餘燼暗紅。主人是位寡言的中年漢子，只點點頭說：「樓上有房。」推開木格窗，清冽的空氣湧入，窗外是無邊的黑暗，以及低垂欲滴的星群。那星光冷冽、清晰，彷彿伸手即可摘取。我靠在窗邊，忽然感到所有感官像一捧被撒入山澗的沙，霎時失卻了形狀。

翌日被鳥鳴喚醒。晨霧從山谷漫上來，淹沒了木樓和梯田，露出遠處山巒墨綠的脊線。婦人用木桶汲水，孩子嬉戲叫喊，炊煙從青瓦簷上升起，與霧氣絞在一處，分不清彼此。柴火的芳香瀰漫而來，帶著煮豬蹄的酸澀氣，這氣味不由分說地進入你的肺腑，洗濯從城市帶來的塵埃。

我沿著石板路漫走。路隨山勢起伏，時而沒人木樓的間隙，時而又豁然開朗，將大片層疊的梯田推到眼前。稻子已收，剩下齊整的稻茬，依著山形畫出柔和而又充滿張力的弧線。田埂上偶有老牛佇立，沉默地反芻。遇見的多是老人與孩童。老婆婆們坐在門檻內，或績麻，或揀選紅辣椒，穿著土布衣裳，領口袖口綴著斑斕的織錦。她們靜靜地看著你，臉上慢慢綻開一個笑容。孩子們光著腳丫追逐，看見相機便呼啦圍上來，又嬉笑著尖叫跑開，露出半個黑亮的眼睛。

木鼓舞是在午後看到的。幾位老人站在一處坪壩上，其中一位擊著形制古樸的木鼓，另外幾位便隨著鼓點跳了起來。鼓聲初起時沉緩，舞者的動作也隨之沉穩，腳步踏地，腰身擰轉，手臂開合如同拉弓。那姿態裡沒有輕盈，只有一種源於勞作與祭祀的力量感。漸漸鼓點加密，變得急促繁複，如驟雨打

芭蕉。舞者的動作迅疾狂放，身軀大幅度擺動、騰躍，口中發出「呵！呵！」的呼喝。銀飾嘩然作響，與鼓聲混成一團滾燙的音流。

我站在外圍，看得呆了。那位擊鼓的老人怕有七十歲了，枯瘦，背微駝，可一旦揮動鼓槌，整個身軀彷彿瞬間被注滿了精魂，每一記敲擊都帶著千鈞力道，目光如電。反排的木鼓舞被外界譽為東方迪斯科，可我覺得那是一種蒼白的比較。這裡的舞蹈與愉悅肉身無關；它是通靈的梯子，是征戰的遺囑，是生命在嚴酷自然面前迸發出的熾烈吶喊。我臟腑深處那座甦醒的山，彷彿也隨著鼓點隱隱震顫。我忽然渴望也能踏足其間，讓那被文明規訓的軀體，在這蠻荒的鼓聲裡，獲得一次酣暢的崩解與重組。

我沒有加入。我只是個穿著衝鋒衣、背著相機的旁觀者。我只能站著，感受那鼓點一下下敲在我的胸骨。

傍晚，我獨自走上寨子後山的小路。爬到半山一處凸出的巖台上，反排盡收眼底。木樓的青瓦頂鱗次櫛比，依著山勢層層錯落，炊煙再次升起，化成一片青灰。梯田的金黃與遠山的墨綠在暮色裡交融。天光完全暗透，山風掠過林梢，發出連綿的嗚咽。寒冷像無形的泉水，絲絲滲出來。我坐在冰冷的岩石上，巨大的孤獨感從四面八方包圍了我。這孤獨不同于城市高樓裡的寂寞，城市的寂寞是喧囂的反面，是擁擠中的疏離。而此刻的孤獨是絕對的。你的悲歡與思慮，在這裡，瞬間被無邊的夜氣吸收殆盡。

然而，在這冰涼的孤獨底部，我卻感到一種奇異的安寧。彷彿一直繃在靈魂某處的弦，被這巨大的冷漠輕輕撥弄了一下，然後鬆了下來。

那些日夜撕扯我的焦慮與得失，被亙古的山野一照，忽然顯出了它們的輕薄與虛妄。它們像沾滿塵垢的外套，在此刻被山風悄然吹開了扣絆。我不是歸人，也做不了隱士。我是一個被現代社會驅趕得疲憊不堪的流浪者，在此地，覓得了一個短暫的行囊。

下山的路，我走得很慢。回到木樓，火塘裡的火重新被撥旺。我坐在矮凳上，伸出手感受那灼人的暖意。夜深人靜，我再次躺在木床上。臟腑裡那座山，似乎也漸漸平息了它的不安，找到了某種緩慢的韻律。

天亮之後，我就要離開。回到那直線與平面的世界，回到喧囂與速度的洪流。反排的雲霧、梯田、木樓和鼓聲，都將在記憶裡漸行漸遠。然而有些東西，一旦留下，就永遠無法忘懷。

## 秦嶺脊背上的城

惠軍明

車子行駛在最後一道山樑上，窗外天空的顏色很淺。經過了太白縣，這裡海拔為1543米。心裡突然一怔，原來自己正行駛在一座懸掛在秦嶺脊背上的城市上空。風吹進車窗裡是金屬一般寒冷的感覺，和山下關中溫和濕潤的空氣截然不同。

進入市區之後，腳步也沒有那麼快了。這條道路是沿著山勢延伸出來的，彎彎曲曲，高低不平，有時候會遇到一面灰色的石牆，牆腳下青苔密佈。一轉眼之間，視線豁然開朗，夕陽下遠處的山峰飄蕩著淡淡的青色雲霧，猶如天地間長長的歎息。這就是我對太白縣的第一印象——它沒有城牆，整座城郭以群山為垣，流雲為堞。

我下榻的客舍，窗子正對著一條深溝。晚上睡不著，披衣起身，倚在窗前。萬籟俱寂，靜得能聽見血脈的流動。水聲起初極細微，絲絲縷縷，如同春蠶咀嚼桑葉。側耳再聽，那聲音又漸漸分明起來，

冷冷淙淙，從不可知的黑暗深處湧上來，不休不止。澗水此刻在我腳下低吟，明日或許匯聚成溪，一路向北，湧入黃土高原；又或許它會折轉向南，去潤澤巴蜀的碧綠。一滴水在此分野，一脈山在此分割南北。這小小的山城從容將萬里江河的命運，輕輕扛在了瘦削的肩頭。

夜裡我做了一個很沉的夢，夢見自己踩著濕滑凹陷的石階，在一條無盡的棧道上跋涉。身旁是刀削斧劈的千仞絕壁，腳下是白霧翻湧的萬丈深淵，耳邊是驟馬頸下沉悶的銅鈴，混雜著腳夫們短促的吆喝與喘息。我彷彿看見裹斜道上蜿蜒的隊列，聽見黛駱道中清脆的馬蹄，將蜀錦、鹽巴、茶葉，送往長安的宮闈，又將詔令、詩卷、徵人，送入南國的煙雨。推開窗，晨光熹微，現代的山城在薄霧中甦醒，安靜祥和。那兩條條早已沒人荒草的歷史棧道，沉默蟄伏在近旁山林之下。它們將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」的機變風雲，化作了今日山民眉宇間那一抹見慣滄桑的淡然。

白日裡，我漫無目的遊走。縣城太小，用不了半天便能逛完，但其間風物的錯綜複雜，卻讓人玩味不已。巷口曬太陽的老人，穿著對襟布褂，吸著長長的煙桿，一口鄉音沉鬱頓挫，是秦腔的底子，聽著便像一塊厚實的關中土坯。轉眼街角，瞥見三兩個女子走過，身姿曼娜，說話調子綿軟，尾音微微上揚，透著川渝特有的伶俐與鮮活。這裡的屋舍也怪，北邊

的房子屋脊平直，簷角低垂，穩重如蹲踞之獸。南邊的窗櫺，卻總要雕出些精巧的紋樣，牆也刷得白些，映著日頭，亮晃晃的，有幾分水鄉的明淨。北國風光與江南秀色，不靠碑文牌匾來標榜，只是如此水乳交融在一處。

傍晚的時候，我在一個破敗不堪的烽燧遺址上行走。刮起大風的時候，衣服都隨風飄揚起來，人們幾乎站不起來。向西望去，最後一抹酡紅的餘暉正從太白山頂上滑落下來。石峰上覆蓋著千年不變的冰雪，在夕陽之下發出冷冰冰的光輝。想到經過這裡的一群文人墨客，他們在這古老的道路上行走，所見到的景色和我們一樣，並沒有停下來喘口氣的機會，但是他們還是能夠停下來，在心中把心中的憂愁和驚歎釀造成一篇篇珠玉般的詩篇。他們所歌頌的，並不是風景。他們所歌頌的是一個偉大的包容——容納著地理上的裂變與交融，容納著歷史上的鋒鏑和笙歌，容納著表面上看似對立的溫柔與凜冽。容納使懸掛在高空上的這座城市沒有孤獨感，反而成為了一個可以停留的地方。

下山的時候天已經很黑了，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星星好像在沸騰一樣，非常耀眼，好像伸手就可以抓住一片冰冷的光芒。地上之城已經入睡了，天上之城才剛剛醒來。位於秦嶺腹地的小城，在這裡隱藏了它自己的底蘊，在它默默過濾、沉澱時間之後，仍然保持著它海拔1543米的高度上清醒的夢境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